

故事

妈妈,稻子熟了

□ 袁隆平



亲爱的妈妈:

稻子熟了,妈妈,我来看您了。

妈妈,您在安江,我在长沙,隔得很远很远。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,想着安江这个地方。

人事难料啊,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大家闺秀,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

还记得吗?1953年,我要从重庆的学分配到这,是您陪着我,脸贴着地图,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,找了很久,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。当时您叹了口气说:“孩子,你到那儿,是要吃苦的呀……”

我说:“我年轻,我会拉小提琴。”

没想到的是,为了我,为了帮我带小孩,把您也拖到了安江。最后,受累吃苦的,是妈妈您哪!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!我总记得,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,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。

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,70岁了,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。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,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,会有时间的,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……哪想到,直到您走的时候,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。那天正好是中秋节,全国的同行都来了,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,我又是组织者,

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啊,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……其实我知道,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。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。谁知道,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,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。

太晚了,一切都太晚了,我真的好后悔,妈妈,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,盼了我很长时间,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,有很多事要交代。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!这么多年哪,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,少做一次试验,少出一天差,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。哪怕,哪怕就一次也好。

妈妈,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,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,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,我总是对人说,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啊!

无法想象,没有您的英语启蒙,在

一片闭塞中,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,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,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?无法想象,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,从北平到汉口,从桃源到重庆,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,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,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遨游的胆识?

无法想象,没有您跟我讲尼采,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、意志力的伟大哲人,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,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。他们说,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。我知道,这粒种子,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!

稻子熟了,妈妈,您能闻到吗?安江可好?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?隔着21年的时光啊,我依稀看见,小孙孙牵着您的手,走过稻浪的背影;我还要告诉您,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,稻芒划过手掌,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,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,水田在夕照下泛着橙黄的颜色。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,说不完的话啊!……

稻子熟了,妈妈,我想您了……

儿:平

(摘自《梦圆大地:袁隆平传》)

随笔

小时候,我有过许多梦想。

宇航员、军人、作家……许多美丽的梦想像花儿一样,在我心中几度开落,又如流星般从我心空划过,却从未想过将来要当老师。

初中毕业时,身在农村的父母很实在,看到师范包分配,就让我弃读高中填报师范学校。

师范的三年是充实的,勤学普通话,苦练三笔字,常习音体美,为将来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做准备。我还加入了校园文学社,并开始崭露头角,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二十来篇诗文,还拿了稿费。那三年,可谓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”。

然而,当我师范毕业站到乡村中学简陋的三尺讲台上时,我昔日的同学,因为选择了读高中而捷报频传,有考上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的,昔日比我成绩差的同桌也考上了不错的大学。我顿感自己落脚的天地是如此之小,而同学脚下似乎就是通往锦绣前程的阳关大道。工作伊始的满腔热血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冷却,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:“难不成就这样窝在老家的三尺讲台上吗?”我为此郁郁寡欢,又不肯对别人提及。

有一天,随手翻看到一个故事,心头阴霾尽散,豁然开朗。故事内容大致如下:一位美国妇女去一所学校应聘老师,面试时,校长问她:“你为什么想当老师?”妇女回答:“我以前想当美国总统,可惜这个梦破灭了。后来,我又想当总统夫人,结果,这个梦也没能实现。现在,我想当总统的老师——未来总统的老师。”听了她的回答,校长当即聘用了她。

是呀,我也曾有过许多美丽的梦想,可惜那些梦想的彩云都已消散无痕。幸运的是,我成了老师,我可以把我的学生当作一颗颗梦想的种子去培育,让学生用笔描绘出自己美好的梦想,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,扬帆启航。我相信,宇航员、将军、作家……这些自己心中早已凋谢的梦想之花,会在诸多学生身上美丽地绽放,花红果硕的那一天,我心飞扬。

新宁县芙蓉学校
伍海华

培育梦想

回忆

浏阳市奎文实验小学
童年的记忆
欧阳琼

少时,父亲和母亲的忙碌留给我们姐弟们的是放任和自由。

那时的我极少说话,就喜欢在上路路上,摸摸花儿,捏捏草儿,逗逗鸟儿,然后,满心愉悦地上学去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抽屉里,又有一本新书静静地等待着我。那是家里有着很大书架的好朋友给我带来的。上课时,我偷偷瞟着,心中渗着无尽的甜蜜。下课后,痴痴地咀嚼着,细细地品

味着……

就这样,我的童年一半的时光交给了书。

除了书,就剩下玩。

中午,匆匆忙忙扒上几口饭,和弟妹箭一般冲向学校后面的茶树山。那儿已经集结了无数“兄弟”!拿的拿“枪”,操的操棍,还有马鞭啊,冠带啊,当然,少不了那些自制的长袍马褂、白袜短靴。等人到齐,《寇准背靴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薛仁贵征西》等残缺的“戏剧”就开演了,台上的一举手一投足,范儿十足,台下观众跟着摇头晃脑,不知有多投入!

放晚学了,就相邀去茶山摘茶泡泡。再不然,就在洗衣板、门板式乒乓球台前争输赢,在生产队的草楼上飞舞着身影,在绿绿的荷叶边钓青蛙。

晚上,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作业。大家在大晒谷坪抓土匪、捉迷藏、玩老鹰捉小鸡,跳绳、跳皮筋、玩倒立……玩所有能玩的属于孩童的游戏。

玩累了,几个大孩子诡秘地招呼着这些小喽啰们,讨论着谁家的柚子最大,哪家的橘子最甜,谁家的桃儿汁儿最多。大家争先恐后回应:我家的,我家的!于是安排好,主家望风,其他人分组行动,齐心协力将“水果之战”进行到底。得手之后再在原地集合,一起分享劳动成果,也分享收获的喜悦。

好一幅月夜偷果图!那新鲜的水果,那隽永的画面,真叫人回味。

乡愁



印象

盛近/摄

亲情

父亲今年已77岁高龄,家里田土流转后,平时种种菜,散散步,看看书报,安享晚年。

老人家一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,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,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。现在条件稍有好转,可依然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。母亲有时到县城来,顺带给父亲添置一点衣服、鞋帽,他总得唠叨几句:“家里不是没有衣服,又买新的浪费钱。”

妹妹在外地,经常会从网上购买一些食品、蔬菜寄来。父亲也不乐意:“自己赚点钱不容易,家里什么都有,以后不要麻烦了,收了你们的東西我也不舒服。”

我们家离医院较远,加之没有交通工具,十分不方便。母亲偶尔会让

父亲唯一的默许

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张海兵

我捎带些药品。父亲知道后必定会责怪母亲几句,说给我们添了麻烦。

有次回家前,我询问母亲需要带什么物品?母亲怕父亲责怪:“家里都有,不需要带什么。”晚上才知道,房间电灯有一个月没亮了。我顿时火冒三丈:“问了你们是否要带东西,电灯不亮了又不说,我知道就把灯泡带回来了。”

父亲连忙解释:“农村睡得早,用手电筒一样方便。”早上起来一查线路,灯泡没坏,是开关接线柱里电线老化了,自动脱落了,我又冤枉了父亲。

我回老家的时候,习惯帮他们把高龄补贴取出来。但每次都要打印一张取款凭据,父亲查验后才放心,不是我给他们的钱。我知道父亲的想法,他是怕我过得紧张,过得不

好。每次回家空手而去,带蔬菜、食用油而归,父亲心里才舒畅。每逢过节,父亲会给我现金,让我帮忙用手机给外孙发红包。做这些事时,父亲总是满脸笑容,乐呵呵。

父亲就这样,一生都没奢求过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,对我们也没有很高的期望,简简单单、平平安安、和和睦睦就是他最大的满足。

前段时间,与父亲聊到法律。家里有我自学法律专业与报考律师时的诸多书籍,父亲每一本都阅读了。在交流中,发现父亲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感兴趣。我说:“我买一本给您看。”“有就看一下,没有也没事。”父亲回答着我。这是我记事以来,父亲唯一的一次默许,而且只是一本书籍。